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三十四回 倪文煥巧獻投名狀 李織造逼上害賢書

詩曰：浩歌拍碎石闌干，觸目深感時事艱。
揚子傳經還附薦，趙師講學更超韓。
從他匠地施羅網，任爾冥鴻戢羽翰。
日日風波隨處險，誰將一柱砥狂瀾。

卻說魏忠賢得了原珠，心中喜極，便將馮銓越次拜相。隨即袖了珠子，到候家來相見。假意道：「珠子竟尋不著，怎處？」印月道：「沒得也罷了，本是年遠了。」秋鴻道：「娘莫信他的胡話，他不上心尋罷了。也送他到鎮撫司五日一比，打斷他的狗筋，包管就有了。」忠賢道：「咱甚麼事傷了你的心，你這等罵我？」秋鴻道：「你怎曉得不毒手弄人的？人罵你就罵不得了，別人的性命是捨了來的！」忠賢遂攙著印月道：「莫睬這騷貨，咱把件物事兒你看看，你得？」纔向袖內拿出了錦袱子來，就被秋鴻劈手搶去，往外就跑。忠賢趕來奪時，他那裡把他，兩個扭在一團。忠賢急了，只得央他道：「好姐姐，好親娘，賞你兒子罷！」秋鴻道：「滿朝的人都做你的兒子，你今日又做我的兒子。你也是折了福，如今來一還一報的人了。我養出你這樣不學好的兒子，不孝順我老娘，本該不賞與你，且看我那些做官的孫子分上，賞與你罷。」將袱子掠在地下，忠賢拾起來，打開，遞與印月。

印月見了他原物，甚是歡喜。秋鴻道：「日久見人心，你將珠子藏著，卻三番五次說謊哄娘。」忠賢道：「藏著呀，我不知費了多少事哩！」秋鴻道：「費事卻未費著你的錢。」忠賢道：「錢雖未要，卻是一個宰相換來的。」秋鴻道：「那人尋到你，也是有眼無珠；你把這樣人點入閣，也是魚目混珠。」忠賢道：「罷了。你罵也罵夠了，我氣也受足了，珠子也有了，請你娘進去罷。秋鴻道：「去不去在娘，干我甚事！」忠賢道：「好呀！你一力擔當，打過賭賽的，今日怎麼說不管的話？這纔要送你到鎮撫司比哩。」秋鴻道：「好孝順兒子，只差要打娘了。」忠賢又央求印月，印月道：「我怎好自己進去，惹人借口。」忠賢道：「你若肯去，我自支請旨來。」秋鴻道：「哥兒，旨意要真的哩。比不得那外官兒。拿假旨去嚇他。」忠賢道：「小騷奴！你莫忙。」秋鴻道：「咳，你莫嚇我，你咬去我臊子，我也會去殺人。」忠賢趕著打了兩拳，笑著去了。

秋鴻道：「娘，你可真去？」印月道：「你已允他有珠子就去的。怎好失言？」秋鴻道：「娘要去，我也不好懸阻，只是我一身的病，受不得勞碌。前日醫生說叫我靜養調理服藥纔有效，我要到石林莊養病去，今日先對娘說過。」印月道：「你去了，我家中之事何人管理？」秋鴻道：「家中事俱自有執掌的，哥嫂也會料理。我也去不多時就來了。」印月道：「可是淡話，不在家裡養病，到往鄉里去，就請醫生也不便。家中事雖有人管，畢竟你做個總綱，他夫奔尚小，曉得個甚麼事體？」秋鴻歎道：「若是我死了，也要他們料理哩。」印月聽了，心中不悅道：「哦，要去由你去，難道死了王屠，就吃連毛豬哩。」秋鴻道：「我只為病敗了身子，故此要去將息些時。」說畢，便叩頭拜辭。印月便轉身不理。他便去收拾了幾日，夫奄二人上了轎馬，竟往石林莊去了。這纔是：

一身不戀繁華境，半世常為散淡仙。

次日，兩個小黃門捧著聖旨，來宣客巴巴進宮。印月忙打扮整齊，吩咐了一切家事，上轎進宮。見過皇上與中宮，依舊與魏監連手做事。又把家中教的一班女樂帶進宮來演戲，皇上分歡喜，賞賜甚重。真個是：舞低夜月霓裳冷，歌滿春風玉樹高。

客巴巴此番進宮，比前更加橫暴。家人屢在外生事。一日，候國興在咸寧伯園中飲酒，跟隨的人役都在對門酒店中吃酒，吃了不還錢。店家向他討，眾人反把店裡傢伙打碎。四鄰來勸解，也有那氣不忿的在內生事，鬧在一處，擠斷了街。適值西城御史倪文煥經過。也是他該管地方，便叫長班拐甚麼人打降。那店家正在沒處出氣，見巡城的官到了，忙跑到馬前泣訴道：「小的開個小酒舖子，本少利微。纔有一起光棍來吃酒，不獨不還錢，反把小的店內傢伙打碎。」倪御史吩咐地坊都帶到察院去。地坊將一千人證都帶到衙門。店家補上一張呈子投上。倪文煥叫帶上來。只見兩個人都頭戴密帽，身穿潞綢道袍，走上來，直立不跪。倪文煥大怒，喝道：「在京多少勳戚文武的家人，見官無不跪之理。況你主人不過是乳媪之子，爾等敢於如此橫暴放肆，先打你個抗倨官長！」掠下簽子喝聲道：「打。」左右走過幾個皂隸，將二人揪倒。二人猶倨傲不服，被眾人按倒，每人重跣三□大板。打得皮開肉綻。吩咐收監，明日再審。

早有人報與候國興。國興得知，在席眾官內有的道：「倪御史這等可惡，怎敢擅打府上的人？」那老誠的道：「這還是尊管不該，他是察院的憲體，豈有不跪之理？」又有的道：「打雖該打，也該先著人來說過，主人自然送過來，打了陪禮纔是個禮。這明是欺人！」國興到底是少年人性兒，平日是人奉承慣了的，怎受得這樣氣？忙起身，別了眾人上轎，竟到魏府來。魏監叔姪俱不在家，他便寫了封家書，央個小內侍送與他母親。書中迴護家人，把不跪的事隱起，只說倪御史擅打他家人。

印月看了大怒，把書子送與忠賢看。忠賢道：「他如此大膽，叫他莫惱，我自處治。」隨即回私宅，叫速請崔爺。少刻，呈秀到了。見過禮，忠賢氣憤憤的道：「西城倪御史，可是那楊州的倪蠻子？」呈秀道：「正是。」忠賢道：「這小畜生如此可惡！他當日進學，也虧咱代他維持，敬咱如父輩。今日纔得進身，就如此狂妄。昨日無故把奉聖的家人毒打，可惡之至！須尋件事處他。」呈秀道：「倪文煥平日甚醇謹，只因姑母的管家在法堂不跪，不成個體面，故他發怒。爹爹請息怒，待孩兒去叫他來請罪，姑母處陪禮。」忠賢道：「你去說，上覆那小畜生，叫他仔細些。」

呈秀答應辭出，即來拜倪文煥。相見待茶畢，呈秀叫屏退從人，附耳將前事說了。文煥道：「昨因他家人無禮，一時不檢，今甚悔之，仍求老大人俯教。」呈秀道：「你不知奉聖的事更比魏公緊要些。老兄必須去陪個禮，再看事勢如何。」說罷，去了。倪文煥在家，行坐不安，自悔一時失於檢點，弄出事來怎處？又想道：「罷，拚著不做官，怕他怎麼！」忽又轉想道：「甚麼話！罷、罷的，一生辛苦，半世青燈，纔博得一第。做了幾年冷局，纔轉得這個缺，何曾受用得一日？況家貧親老，豈可輕易丟去？還是陪他個禮的好。」正是進退兩難，打算了一夜，畢竟患失之心勝。

次日下朝後，便來回拜呈秀，央他婉曲周旋。呈秀道：「弟無不盡心的，只是還須托他個掌家附和纔好。」這明是托詞要錢之意。文煥只得告別回來。路上忽想起個劉若愚來：「他原與我相好，今現做他的掌家，何不去尋他？」於是便道候他。卻值在家，出來相見坐下，便道：「先生怎不謹慎，做出這樣事來？此事非同兒戲，奉聖必不肯放的。殺身亡家之事，都是有的。咱代你想了，沒個計較，怎處？」倪文煥聽了此言，心中著忙，雙膝跪下道：「小姪一時失於檢點，望老伯念當日家岳相與之情，救小姪之命。」若愚忙拉起道：「請坐，再談。」文煥道：「適晤崔少華，叫陪個禮，小姪故來請教。」若愚道：「光陪禮也不濟事。若是觸犯魏爺，咱們還可帶你去陪個禮。你不知，爺如今奉承客太太比皇上還狠些哩，正要在這些事上獻勤勞，這事怎肯干休？除非你也拜在爺門下為義子，方可免禍。」文煥道：「但憑老伯指教，要多少禮物？」若愚道：「你是個窮官兒，那禮物也不在他心上。況你若拜他為父，就比不得外人，平時又無嫌隙，禮不過些須將意就罷了。如今到是有了投名狀，還比禮物好多哩。」文煥道：「請教甚麼叫做投名狀？」若愚道：「你莫有見過《水滸傳》麼？《水滸》上林冲初上梁山泊，王倫要他殺個人做投名狀。你只揀爺所惱的官兒參幾個，就是投名狀了。咱們先向爺說過，你將本稿呈問後，再備分禮拜見，包你停妥。」文煥道：「我那知魏爺惱的是誰？」若愚道：「我卻有個單子，取來你看。」少刻取出，只見上寫著有□多個人。

文煥看了，自忖道：「這干人，內中也有同鄉的，也有相好，其餘的平日與他無仇，怎好論他？」若愚道：「如今的時勢也顧不得許多，只要自己保全性命罷了。也不要你全參，只揀幾個也就罷了。」文煥道：「也沒有訪得他們的劣跡，把甚麼論

他？」若愚道：「你揀那幾個，咱自有事跡與你。」文煥只為要保全自己，沒奈何也顧不得別人性命，昧著天良，點了四個人。正是：

功名富貴皆前定，何必營謀強認親。

堪恨奸雄心太毒，欲安自己害他人。

劉若愚道：「你去做了本稿送來看過，再備兩分禮，不必太厚，只是放快些。」文煥辭回，連夜做成本稿，謄寫停當，先辦下禮物，親送到劉若愚家來。若愚道：「你可是多事，咱與你相好，怎麼收你的禮？快收回去。」文煥道：「小姪一向欠情，少申鄙敬。」若愚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決不敢領。只將本稿存下，後日爺出朝，老兄須早來伺候。本該畜兄少坐，因內裡有事，改日再奉賀罷。」文煥辭去。

過了一日，劉若愚引倪文煥到魏府拜見忠賢，呈上禮單。忠賢道：「你是個窮秀纔，錢兒難處，怎好收你的。」文煥再三求收。忠賢道：「請坐，咱自有處。」文煥道：「孩兒得罪姑母，望爹爹方便。」忠賢道：「這原是他家人無理，但他們婦女家護短，不好說話，如今去請他令郎來，當面說開就罷了。」遂叫人請候爺。問文煥道：「令尊高壽？」文煥道：「七□一歲。」又問：「令岳生意還盛麼？」答道：「奄父已作古了，奔弟們讀書，生意無人照管，迥非當日了。」凡揚州當日相熟的，一一問到。

少刻候國興來相見，忠賢道：「只是倪六哥為前日的事來央我，故請你來當面說過。雖是他一時之怒，畢竟還怪你家人無禮，那裡有這樣大的家人，豈有見察院不跪之理？你母親處咱已說過，總是一家弟兄，倪六哥也帶了些禮送你。」就將送他的禮單送與候國興看。又說道：「他是個窮秀纔的人情，沒甚麼七青八黃的，看咱面上，將就些收了罷。」國興道：「舅舅吩咐，怎敢違命。」二人又重作了揖，擺酒相待。崔呈秀、田爾耕、魏良卿等都來敘兄弟之禮。飲酒至晚方散。

次日，即上本參給事中惠世揚，遼東巡撫方震孺，御史夏之會、周宗建。忠賢隨即批旨，著官校鎖解來京勘問。那班奸黨置酒與倪文煥作賀，席間各說些朝政。李永貞道：「今日倪六哥雖然論了幾人，還有幾個是老爺心上極惱的，也該早作法處治纔好。」田吉道：「是那幾個？」永貞道：「李應升曾論過爺的，又申救過萬的。還有周順昌，曾受魏大中托奄寄子的，他若再起用，必為他出力報仇。此兩人沒人論他，弄不起風波來。你弟兄們怎麼作個計較纔好。」

崔呈秀一向要報復高總憲，未得機會，聽了此言，恰好與周順昌、李應升俱是吳江人，正好打成一片，便說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如今吳、楚合成一黨，南直是左光鬥、高攀龍為魁，周順昌、李應升為輔。彼此聯成一片，使他們不能彼此迴護，須處盡這千人，朝野方得乾淨。」劉若愚道：「咱到有個極好的機會在這裡。」永貞道：「甚麼機會？」若愚道：「前蘇杭織造李實壘，用了個司房黃日新。他就倚勢鑽詐機戶，又謀娶了沈中堂之妾。有人首在東廠，爺因看舊情，恐拿問便傷他的體面，遂著他自處。李織造便將黃日新處死了。他因感爺之情，差了個孫掌家來送禮謝爺。昨日纔到，今日打進稟帖，明日必來見我。我畀他吃飯時，等咱憑三寸舌，管叫這一千人一網打盡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，好高見。」當日席散。

次日，果然孫掌家送過禮，即來送劉若愚的禮。若愚奮飯，問些閒話，談些蘇、杭風景。因講到袍緞事宜，孫掌家道：「只是那些有司勒銀，不肯發錢糧，織造不上。」若愚道：「前已參革周巡撫了。」孫掌家道：「只都是蒙爺們看衙門體面，家爺感恩不盡。」若愚道：「前日來首告的人，說黃日新倚著你爺的勢嚇詐人，又奪娶沈閣老之妾，許多條款。咱爺便要差人來拿，咱道：『那些外官正要攻擊咱們，咱們豈可自家打窩裡炮？這體面二字是要顧惜的。』再三勸爺，纔肯著你爺自處的。」孫掌家道：「這是爺們周全的恩，咱爺報答不盡。咱爺終日念佛，並不管有司之事，有甚勢倚？只因黃日新與御史黃尊素認為叔姪，故敢如此橫行。其實不干家爺的事。」若愚道：「既如此，還不早早說明。依咱，你回去對你爺說，再上個本參周巡撫，後面帶上黃御史，省得皇上怪你爺織造不前。外面說你爺縱容家人生事哩。」孫掌家道：「蒙爺吩咐，知道。」便要告辭。若愚道：「還有件事：咱爺還有平日幾個對頭，都是江南人，你爺可帶參一參。」便於袖內拿出個折子來，上面是參左都御史高攀龍，檢討繆昌期，吏部周順昌，御史李應升、黃尊素的劣跡。本稿遞與孫掌家，接去辭出，星夜回到杭州，將前事一一對李織造說了，呈上本折。

李實看過，心中躊躇道：「前日因錢糧不敷，參去周巡撫，已有幾分冤屈，已損了幾分阻礙；至於高攀龍等，都是幾個鄉官，平日與我毫無干涉，又無仇隙；就是黃御史，咱亦不過是借來解釋，原無實據，怎好當真參害他們？」兩旁眾掌家與司房人都道：「爺，這織造是個美差，誰人不想？況又有黃日新這個空隙，更容易為人攬奪。今全虧魏爺周全。爺纔得保全，若不依他，恐惹魏爺怪爺，就不能居此位了。」李實聽了，只是不言。

停了幾日，掌家與司房都急了，又去催道：「爺就再遲些時，也救不得這千人，只落得招怪，還是速上的好。」李實道：「咱又不是個言官，怎好不時的參人？況這些人又沒有到我衙門來情托，將何事參他？就要參周起元，也難將他們串入。」孫掌家道：「本稿也是現成的，只依他一謄，爺不過只出個名罷了。」李實被他們催逼不過，只得點點頭道：「聽你們罷了。」司房得了這句話，便去謄好本章，其大略云：

為欺君滅旨，結黨惑眾，阻撓上供，亟賜處分以彰國體事。內中參蘇州巡撫周起元，蒞吳三載，善政無聞，惟以道學相尚，引類呼朋，各立門戶。而邪黨附和者則有周順昌、繆昌期、周宗建、高攀龍、李應升、黃尊素，俱呆地縉紳，原是東林奸黨。每以干謁，言必承周起元之意。不日此項錢糧只宜緩處，將太、安、池三府協濟袍緞銀二千兩，鑄錢盡入私囊。然黃尊素更為可恥，輒與掌案司房黃日新，因其桑梓，甘為叔姪，往來交密，意甚綢繆。俾日新竊彼聲勢。狐假虎威，詐害平人等事。

本寫成了，便差人星夜送入京。魏忠賢已等得不耐煩了，本一到時，即批拿問。差了幾員錦衣千戶同眾校尉，分投江南、浙江、福建而來。此時邸抄已傳入杭州來。字實見了，只是跌足埋怨那些人道：「這是何苦，都是你們攬弄我幹出這沒天理的事來。」那些官校一路下來拿人，正是：搏風俊鷲蒼鷹出，向日翔鸞鳴鳳災。畢竟不知先到何處拿人？且聽下回分解。